

豆叶菜

□尧 天

我第一次品尝豆叶菜，是在岳父家。当时桌上摆着一盘陌生的菜肴，岳父介绍说这就是豆叶菜，是山城百姓特有的乡间土菜。我迫不及待尝了一口，初入口沁香中带着一丝苦味，可还没等我细细品味，豆叶菜就在嘴里化作一团毫无滋味的粗纤维，怎么都咽不下去，最后只好偷偷吐掉。岳父见我一脸尴尬，笑着告诉我，吃豆叶菜讲究生吞，切不可细嚼慢咽，一筷子豆叶菜入口，在舌齿间简单搅动两下，就得赶紧咽下。虽说豆叶菜口感粗糙，但它却有着“清内热、助消化、健脾胃”的功效。

关于豆叶菜的来历，据说与冠山上的吕祖洞颇有渊源。相传，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云游至平定冠山，见此地风光秀丽，山水间灵气萦绕，便在山间一洞中打坐修炼。平日里，他仅以一种叶菜充饥。当地人效仿他的做法制作食用后，发现味道极佳，而且食用后身轻体健。自那以后，山城周边的人们便形成了一年四季食用这种豆叶菜的习俗。

腌制豆叶菜，自然以豆叶为主要原料。采摘豆叶的最佳时节在白露前后。每到这时，平定人便会

结伴前往庄稼地采摘豆叶，当地称之为“捋叶”。有趣的是，民间还有个风俗：白露一到，家家户户都会出动捋豆叶，而且走到哪家田间都能采摘，村与村之间也不分界线；但在白露之前，是严禁采摘豆叶的。采回的豆叶，还要经历一番独特的制作过程。

首先，将豆叶紧紧卷成团，塞满底锅；接着加水，盖上锅盖，用小火焖煮。蒸熟后取出，用菜刀切成细丝，再一点一点放入笼中，用木制的腌菜疙瘩层层压紧。放足后，将高粱秆按照瓮口大小截成段状，铺在瓮口，上面压上一块鹅卵石，随后把瓮置于阴凉处。此后需逐日添加清水，直至瓮内菜叶发酵渗出“红水”并外溢。立冬前后，待瓮内豆叶原汁完全溢尽，将菜取出，挑出烂叶，把好的菜叶用清水反复清洗。洗净后，用笊篱捞起放入筐中，用木板和大石头压紧，挤出多余水分，再将其放入缸内，一层一层压实，上面依旧压上鹅卵石，最后倒入冷却后的清米汤或面汤，没过菜叶。平日里注意时常加水、添菜，将其存放在0-10摄氏度的地方，这样储存的豆叶菜，有时能保存半年

到两年之久。

豆叶菜有小豆叶、黑豆叶之分。小豆叶菜最好，其叶片薄净，色泽金黄，口感绵软，气味正道，吃起来特别香，不会扎牙。而黑豆叶菜则比较硬，嚼起来像在啃木头。但好吃与否，全在于沤制。

腌制好的豆叶菜堪称百搭食材，既可用来炒菜，也能浇汤煮饭，是山城人一年四季餐桌上的必备蔬菜。清晨，一碗热粥配上豆叶菜，格外合味；中午煮饭时，用豆叶菜作臊，或是掺在干粮里做成菜窝窝、菜糊嘟、菜饼等，不仅可口，还十分耐饥；晚上熬一锅眉豆、倭瓜与豆叶菜同煮的和子饭，更是别具地方风味，还能助消化。也难怪山城许多长寿老人至今仍保留着吃豆叶菜的习惯。

然而如今，豆叶菜正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因其口感粗糙、味道微苦，许多年轻人不愿尝试，再加上腌制过程繁琐，费时费力，愿意制作和食用的人越来越少。我时常盼望着，有一天能有人对豆叶菜进行创新改良，让这承载着山城独特记忆与风味的传统美食，重新焕发生机，回到百姓的餐桌上。

故乡的红岩庙梁

□李换平

我的故乡红富庄是岔口乡的一个小山村，村里有座绵延起伏的山脉叫红岩庙梁。虽然和文化底蕴深厚的平定冠山、因赵氏孤儿故事而闻名的盂县藏山，以及市内的翠枫山、刘备山、七岭山的景致相比，红岩庙梁稍有逊色，但它巍峨峭拔、绵延数里的雄姿，特别像一条蝎子横卧，守护着红富庄，让我始终对它怀有崇敬和敬畏。

早年我在竹梨庄村平阳庄小学教书时，每天都要穿过红岩庙梁山上的小径，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春天鲜花盛开、夏天绿草如茵、秋天色彩斑斓、冬天薄雪覆盖的红岩庙梁，伴我度过了那几年的美好时光。学校放暑假和寒假后，我常跟着村里的伙伴们在山上放牛、捉蝴蝶、挖药材、割猪草，在大树下乘凉、山洞里躲雨，或站在突兀的岩石上举目远眺，想象着云海深处那座唤作“阳泉”的城市的模样。我还会躺在草丛中仰望蓝天，兴致勃勃地憧憬着未来，脑海里充满各种各样色彩迷离的遐想。

站在红岩庙梁上，一眼就能望到村口大坝截流的那个小水池。当蛙声响起，水池引来了大大小小的顽童。在一个阳光明媚却异常炎热的中午，我和小伙伴们趁着大人们睡午觉，悄悄溜到水池边玩耍。脱掉衣裤，光着小脚丫，小心翼翼地走进水里，稀软的淤泥在脚下打滑。因为不会游泳，我在淹小腿处止步。胆子大的则进一步试探着走向深处，每走一步还不忘回头向后面的伙伴炫耀自己的勇敢。池水淹没肚脐处时，他们也停了下来，开始扑腾着水花嬉笑打闹。大家拾贝壳、捞蝌蚪、逮蛤蟆、抓鱼虾，十分快乐。

红岩庙梁周边有上千亩耕地，层层梯田养育了世世代代红富庄村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们，把每块地都打理得松软平整，一年四季在上面播种，除

草、松土、施肥、灌溉，收获着期盼已久的幸福生活。曾记得父亲在烈日炎炎下，一手执鞭，一手扶犁，赶着老黄牛，汗流浹背耕地的情形；也记得数九寒天里，我们这一帮半大不小的村里娃，在秋收后的田野里四处奔跑着，收集散落的玉米叶片、高粱叶片及杂草，打包好送往生产小队的沤粪点；还记得深秋和初冬季节，我们到收割后的玉米田里刨茬、打茬，担回家里供冬天烧炕洞……“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观念，自小深深地在我心里扎根。

红岩庙梁脚下的红富庄村民总是保持着勤劳、朴素、乐观的精神。春种、夏忙、秋收、冬红火，是村里人亘古不变的生活。村里有戏班子，每年进入冬季农闲时，戏班子的演员们就开始忙活起来，学新戏，带新人。要正月，闹二月，红红火火到三月，尤其是在元宵节，不仅有传统戏剧表演，还增加了小品、相声、歌曲、舞蹈、器乐表演等节目。没有年龄界限，也没有性别限制，只要有文艺爱好的，或者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参与，更多的人加入表演队伍中。没有素材，就自编自演；学不来舞蹈，就自排自练；想说相声逗乐，就模仿大师表演。节目一个挨着一个，演出时间不断延长，台上台下掌声阵阵，火热一片。弯腰驼背一整年，激情释放一瞬间。寒冷的冬天掩饰不住热烈的情绪，所有的困惑和难题都在此刻消散。正是这种乐观的精神，使村庄在困难重重的建设中不断向前，也激励着逆境中的我在困难面

前保持着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村村通公路，使红岩庙梁上的杂草越来越厚实，小树变大树，荆条成灌木，小径逐渐被野草灌木遮掩，红富庄村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红岩庙梁也有了狍等野生动物出没。肥沃的土地结出了丰硕的果，新鲜的蔬菜、成熟的豆类、颗粒饱满的玉米，以及稷粟杂粮、薯类小米等纯天然无公害绿色食品，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红富庄人，也成了城里人的抢手货。近年来，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红富庄村联合打造了种植、养殖、加工、经商和外出务工“五业”并举的块状经济模式，拓展了村民的就业创收渠道，经济收入显著提升，红富庄村也被评为岔口乡的先进村、富裕村。

身在村里无感觉，离村一里恋家园。故乡有父母的疼爱，兄弟姐妹们的陪伴；故乡有童年的欢乐、少年的顽皮、青年的羞涩、中年的艰辛；故乡有充饥的马奶菜、聒噪的蝉鸣，还有在地里拾柴火、雪中捕鸟雀的欢腾；故乡有柏油路代替泥土石、土窑洞换成石砖房、现代机械代替传统农耕作，及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大转变。

离开故乡已有30多年，故乡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巍然屹立的红岩庙梁见证着红富庄村的变迁。但眷恋故乡，是无论身处何方都无法忘记的割舍；牵挂故乡，是无论何时都会让你魂不守舍的牵挂；祝福故乡，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都永恒不变的情缘。故乡发生的点点滴滴，也如同一幅幅画卷，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把煤城这幅版画挂在心脏的客厅

(组诗)

□陋 岩

化石的呼吸

海百合、瓣齿鲨、科达木……
看一眼，就想彼此紧紧抱住。

分别数亿年了，
每一个朋友还都这样年轻，
好像昨天晚上，
还一起在四矿口的闹市吃过火锅。

这一棵辉木是我的邻居，
这位三叶虫是我的诗友，
这颗瓣齿鲨的牙齿，
曾咬疼谁的惊叫？
翻译过来，
居然是在呼唤我的乳名。

我在脉搏里，
探寻着这些化石的心率。
它们的呼吸，
还保持着地地道道的阳泉口音。

戒指

二十多年前，
我协助启动银圆山庄开发工作。

一位返老还童风格的老奶奶，
给我介绍她的戒指。

老奶奶眼里的戒指，
其实就是一枚帮助大洋针，
穿过坚硬的日子，
缝补走风漏气光景的顶针。

顶针加工出来的千层田，
就像奶奶额头上的银圆山庄，
散发着张家亦农亦商的图景。

马家坪变电站

走进马家坪变电站，
我忽然周身透明。

动脉静脉都是永不失效的电线，
五脏六腑都是大功率的电灯，
照亮了煤城的井上与井下，
温暖了煤城风调雨顺的四季。

110千伏电压，
是否让平潭古城的赵简子，
感受到了当代科技的力量。

直流发电机、晶体管型继电器、
跨电压柔性直流系统……
安装在矿工的老茧里，
由于注入了电的能量，

高速进入了智能时代。

在马家坪变电站，
我的鼻孔成了插座，
接通爱的导线，
就可点亮太阳与月亮的眼睛。

赛鱼小学遇见了童年的刘慈欣

说出来连我自己也不相信，
在赛鱼小学，
我居然遇见了童年的刘慈欣。

背着妈妈一针一线做的小书包，
蹦蹦跳跳的刘慈欣，
带着科幻的眼睛，正在这里，
“立足大地，仰望星空。”

我低头搜索着科幻的种子或者
基因，
同样的学校，同样的地磁，
别人为什么只能是读者，
刘慈欣为什么就能成为科幻文
学的奇迹。

在刘慈欣曾经读书的教室里，
一群童年版式的刘慈欣，
正在朗朗的读书声中，拔节生长。

三矿爬坡楼

一幅版画，
忽然出现在了眼前。

340余户人家，
在四千多平方米的房间里，
一笔一画，
刻录着矿山与矿工的印记。

这层是四尺煤，
这层是七尺煤，
这层是丈八煤。

一层一层，一路向上，
把黑色金子，高高举起。

美女画家小张，
在我的朋友圈见到爬坡楼照片，
留言说是她生活过的地方。

哦，爬坡楼，
这艰苦岁月的特殊建筑，
浇筑出了互爱互助的上好风水，
才哺育出了一代代优秀的矿山
儿女。

我拟把这幅版画顺手卷起来，
挂在心脏的客厅。

山城抒怀

□郝葆良

我在桃河里放木排，
每一摞都是清波的涟漪。
我在狮脑山上散步，
每一步都是梁峁的旖旎。
站在北山公园的台阶上，
使我尽情欣赏欧式风格。
娘子关的瀑布在唱什么？
我们静静收集水雾的绮丽。
藏山在吟什么？
我们轻轻阅读藏孤的忠义。
城市在煤层上高高崛起，
到处都是繁华的街衢。
矿灯在巷道里写诗，
把光埋进更深的黑。

我始终怀着爱恋的，
是地图上你名字的厚重。



“嘉河杯·唤醒乡愁”

主题征文